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月牙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月牙儿>>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4564

10位ISBN编号：753992456X

出版时间：2006-12-1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321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自幼丧父，家境贫寒，身受旧北京下层平民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的影响。
1924年赴英国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以幽默风格引人关注。
1930年回国后创作了《骆驼祥子》、《离婚》、《牛天赐传》、《月牙儿》等作品，确立了现代文学史上都市平民文学第一家的地位。
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并写下了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龙须沟》、《茶馆》等话剧力作问世，荣获“ 人民艺术家 ”的称号。
本书为其代表作之一，共收录中短篇小说26篇。
其题目也只是捡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而设。

<<月牙儿>>

作者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北京人（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
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笔名有“舍予”、“老舍”。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
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
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
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北平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买车卖车，几次后，却又穷困潦倒。
误入了军营，却又从军营中牵出了几匹骆驼。
老舍整理，写下了《骆驼祥子》。
本篇17余万字的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使世界人惊叹。

[编辑本段]老舍年谱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
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
“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
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
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
《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
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
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

不屈的意志和决心。
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余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
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书籍目录

狗之晨马裤先生大悲寺外微神歪毛儿开市大吉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也是三角月牙儿抓药上任柳屯的富兴池里老字号听来的故事丁断魂枪哀启新时代的旧悲剧新爱弥耳[火]车我这一辈子八太爷

章节摘录

狗之晨　　东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红了东边的云。
大黑在窝里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许是刚才作的那个梦；谁知道，好吧，再睡。
门外有点脚步声!耳朵竖起，像雨后的两枝慈姑叶；嘴，可是，还舍不得项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
眼睛睁开半个。
听出来了，又是那个巡警，因为脚步特别笨重，闻过他的皮鞋，马粪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乎以为巡警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东西。
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声，还得听听；啊，走远了。
算了吧，再睡。
把嘴更往深里顶了顶，稍微一睁眼，只能看见自己的毛。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
在墙头上呢，一定。
可是并没看到；纳闷：是那个黑白花的呢，还是那个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劲；狸子皮的抓破过大黑的鼻子；不光荣的事，少想为妙。
还是那个黑白花的吧，那天不是大黑几乎把黑白花的堵在墙角么?这么一想，喉咙立刻痒了一下，向空中叫了两声。
　　“安顿着，大黑!”屋中老太太这么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总是不许大黑咬猫!可是不敢再作声，并且向屋子那边摇了摇尾巴。
什么话呢，天天那盆热气腾腾的食是谁给大黑端来?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见不对也不能得罪她，什么话呢，大黑的灵魂是在她手里拿着呢。
她不准大黑叫，大黑当然不再叫。
假如不服从她，而她三天不给端那热腾腾的食来?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个狗蝇，讨厌的东西!窝里似乎不易找到尾巴，出去。
在院里绕着圆圈找自己的尾巴咬住，“不棱”，又被(谁?)夺了走，再绕着圈捉。
有趣，不觉得嗓子里哼出些音调。
　　“大黑!”　　老太太真爱管闲事啊!好吧，夹起尾巴，到门洞去看看。
坐在门洞，顺着门缝往外看，喝，四眼已经出来遛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亏是四眼，大黑一定要输给二青的!二青那小子，处处是大黑的仇敌：抢骨头，闹恋爱，处处他和大黑过不去!假如那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热情地叫着。
四眼正在墙根找到包箱似的方便所在，刚要抬腿；“大黑，快来，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同意之理，可是，门，门还关着呢!叫几声试试，也许老头就来开门。
叫了几声，没用。
再试试两爪，在门上抓了一回。
门纹丝没动!　　眼看着四眼独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墙头叫了几声，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上墙的本领。
再向门外看看，四眼已经没影了。
可是门外走着个叫化子，大黑借此为题，拚命的咬起来。
大黑要是有个缺点，那就是好欺侮苦人。
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大黑几乎由习惯中形成这么两句格言。
叫化子也没影了，大黑想象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像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严，好在想象是不费什么实力的。
　　大概老头快来开门了，大黑猜摸着。
这么一想，赶紧跑到后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顿骂。
果然，刚到后院，就听见老头儿去开街门。
大黑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等到老头又回到屋中，大黑轻轻的顺着墙根溜出去。
出了街门，抖了抖身上的毛，向空中闻了闻，觉得淮蟮腊祝?獍妆橇嚎醋啪涂膳?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
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
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的：好吧，向?嘴是方的，叫的声音瓮声瓮气。
大黑的耳朵渐渐往下落，心里嘀咕：还是坐着不动好呢，还是向黄子摆摆尾巴好呢，还是以进为退假装怒叫两声呢?他知道黄子的厉害，同时，又要顾及自己的尊严。
他微微的回了回头，呕，没关系，坐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什么危险?耳朵又微微的往上立。
可是其余的地方都没敢动。
　　黄子过来了!在离大黑不远的一个墙角闻了闻，好像并没注意大黑。
大黑心中同时对自己下了两道命令：“ 跑! ”“ 别动! ”　　黄子又往前凑了凑，几乎是要挨着大黑了。
大黑的胸部有些颤动。
可是黄子还好似没看见大黑，昂然走过去。
他远了，大黑开始觉得不是味道：为什么不乘着黄子没防备好而扑过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耻，那样的怕黄子。
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
为发泄心中的怒气，开始向空中瞎叫。
继而一想，万一把黄子叫回来呢?登时立起来，向东走去，这样便不会和黄子走个两碰头。
　　大黑不像黄子那样在道路当中卷起尾巴走，而是夹着尾巴顺墙根往前溜；这样，如遇上危险，至少屁股可以拿墙作后盾，减少后方的防务。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大黑并不“ 大 ”；大黑的“ 大 ”和小花的“ 小 ”，都不许十分叫真的。
可是他极重视这个“ 大 ”字，特别和他主人在一块的时候，主人一喊“ 大 ”黑，他便觉得自己至少有骆驼那么大，跟谁也敢拚一拚。
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小。
因为连不敢这么承认还不肯卷起尾巴走路呢；设若根本的自认渺小，那还敢出来走走吗。
“ 大 ”字是他的主心骨。
“ 大 ”字使他对小哈巴狗，瘦猫，叫花子，敢张口就咬；“ 大 ”字使他有时候对大狗——像黄子之类的——也敢露一露牙，和嗓子眼里细叫几声；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时候“ 大 ”字使他甚至于敢和黄子干一仗，虽明知必败，而不得不这样牺牲。
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专仗着这个“ 大 ”字去欺软怕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长象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馁的是没有黄子那样的一张方嘴。
狗的女性们，把吻永远白送给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像个子粒不足的“ 老鸡头 ”，就是把舌头伸出多长，她们连向他笑一下都觉得有失尊严。
这个，大黑在自思自叹的时候，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父母。
虽然老太太常说，大黑的父亲是饭庄子的那个小驴似的老黑，他十分怀疑这个说法。
况且谁是他的母亲?没人知道!大黑没有可靠的家谱作证，所以连和四眼谈话的时候，也不提家事；大黑十分伤心。
更不敢照镜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开。
对于大黑，顾影是不能引起自怜的。
那条尾巴!细，软，毛儿不多，偏偏很长，就是卷起来也不威武，况且卷着还很费事；老得夹着!
大黑到了大院。
四眼并没在那里。
大黑赶紧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么的全没在那里，心里安定了些。
由走改为小跑，觉得痛快。
好像二青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

再和二青打的时候，顶好是咬住他一个地方，死不撒嘴，这样必能致胜。
打倒了二青，再联络四眼战败黄子，大黑便可以称雄了。
远处有吠声，好几个狗一同叫呢。
细听，有她的声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过多少回舌头，摆过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连正眼瞧大黑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过错；战败二青和黄子，她自然会爱大黑的。
大黑决定去看看，谁和小花一块唱恋歌呢。
快跑。
别，跑太快了，和黄子碰个头，可不得了；谨慎一些好。
四六步的跑。
看见了：小花，喝，围着七八个，哪个也比大黑个子大，声音高!无望!不便于过去。
可是四眼也在那边呢；四眼敢，大黑为何不敢?可是，四眼也个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卷得有个样儿。
有点恨四眼，虽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开了。
虽然不敢过去，可是在远处示威总比那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的小哈巴狗强多了。
那边还有个小板凳狗，安然的在家门口坐着，连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分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较。
那群大狗打起来了。
打得真厉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
哎呀四眼；呕，活该；到底他已闻了小花一鼻子。
大黑的嫉妒把友谊完全忘了。
看，四眼又起来了，扑过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自己耗着转了个圆圈。
啊，好!小花极骄慢的躲开四眼。
好，小花，大黑痛快极了。
那群大狗打过这边来了，大黑一边看着一边退步，心里说：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
往后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别的骄傲，好看。
大黑恨自己!退得离小板凳狗不远了，唉，拿个小东西杀杀气吧!闻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来，善意的向大黑腿部一扑，似乎是要和大黑玩耍玩耍。
大黑更生气了：谁和你个小东西玩呢?牙露出来，耳朵也立起来示威。
小板凳真不知趣：轻轻抓了地几下，腰儿塌着，尾巴卷着直摆。
大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怕他，嘴张开了，预备咬小东西的脖子。
正在这个当儿，大狗们跑过来了。
小板凳看着他们，小嘴儿撅着巴巴的叫起来，毫无惧意。
大黑转过身来，几乎碰着黄子的哥哥，比黄子还大，鼻子上一大道白，这白鼻梁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小板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
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
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的：好吧，向前赶了两步，轻轻的叫了两声，瞭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说：你看，我也是小花的情人；你，小板凳，只配在这儿坐着。
风也似的，小花在前，他们在后紧随，又回来了!躲是来不及了，大黑的左右都是方嘴——都大得出奇!他们全身没有一根毛能舒坦的贴着肉皮子，全离心离骨的立起来。
他的腿好像抽出了骨头，只剩下些皮和筋，而还要立着!他的尖嘴向四围纵纵着，只露出一对大牙。
他的尾巴似乎要挤进肚皮里去。
他的腰躬着，可是这样缩短，还掩不住两旁的筋骨。
小花，好像是故意的，挤了他一下。
他一点也不觉得舒服，急忙往后退。

后腿碰着四眼的头。
四眼并没招呼他。
一阵风似的，他们又跑远了。
大黑哆嗦着把牙收回嘴中去，把腰平伸了伸，开始往家跑。
后面小板凳追上来，一劲巴巴的叫。
大黑回头龇了龇牙：干吗呀，你!似乎是说。
回到家中，看了看盆里，老太太还没把食端来。
倒在台阶上，舐着腿上的毛。
“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单在台阶上趴着!”老太太喊。
翻了翻白眼，到墙根去卧着。
心中安定了，开始设想：假如方才不害怕，他们也未必把我怎样了吧!后悔：小花挤了我一下，假使乘那个机会……决定不行，决定不行!那个小板凳!焉知小板凳不是个女性呢，竟自忘了看!谁和小板凳讲交情呢!　　门外有人拍门。
大黑立刻精神起来，等着老太太叫大黑。
“大黑!”　　大黑立刻叫起来，往下扑着叫，觉得自己十二分的重要威严。
老太太去看门，大黑跟着，拚命的叫。
送信的。
大黑在老太太脚前扑着往外咬。
邮差安然不动。
老太太踢了大黑一腿：“怎这么讨厌，一边去!”　　大黑不敢再叫，随着老太太进来，依旧卧在墙根。
肚中发空，眼瞭着食盆，把一切都忘了，好像大黑的生命存在与否只看那个黑盆里冒热气不冒!
载1933年1月24日至2月2日《益世报》　　P1-6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